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三十回 訪命案跑堂泄真相 緝凶首縣署請添差

且說王安福、史林恩奉林公差遣，查緝糧幫犯案凶首，吳江、高橋兩案已經拿到正凶，解交各該縣訊實解省。王、史二人又往江陰採緝殺死邱鬆海全家老小五口的凶首。到了江陰，並不拜會當地官吏，就京口幫糧船駐泊附近，覓寓住下，叫店家買些酒菜到房間裡，兩人喝酒消遣。安福就向跑堂問道：「我倆從南京到此，在路上聽得旅客談及，江陰新出了一件奇案，為了一頭瘦馬，殺死五條人命，未知果有其事嗎？一頭瘦馬，至多值得七八十兩銀子，哪會殺死五個人呢？」安福明知瘦馬是指婦女而言，故意假作癡呆，好套出他的真話來。跑堂阿春果然入彀，含笑答道：「瘦馬並不是牲口，那是形同土娼的少婦，以作敲詐金錢的釣餌。」安福裝作驚異狀問道：「怎樣為了一頭瘦馬，竟會殺害五條人命？好在時候尚早，投宿旅客也不見多，你且坐著，大家談談，究竟此中詳細情形如何，你總明白，說出來也使我们解解寂寞，豈不有趣？」說著便斟了一杯酒說道：「店家！您可愛喝酒麼？且陪我們喝上幾杯再說。」阿春本來是個貪酒之徒，見人喝酒，已自饑涎欲滴，如今見有人將酒送到他面前，便老實不客氣接過杯來，喝了兩口，將身坐下，說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，罪魁禍首，都是京口幫糧船水手小沙四，他是京口幫頭馬九的徒弟。馬九歸次以後，天天混在賭博場中，不多幾天，把領來各伙計的工食及糧船修理費，一起輸個精光，無可如何，他就窮思極想，打算養瘦馬，用作詐錢的工具。便命徒弟小沙四去訪覓瘦馬，隔了六七天，被他覓著個邱金氏，諱號人稱玉觀音，年紀約摸二十歲左右，面貌雖不見得如花似玉，卻也生得不長不短，不肥不瘦，裙下金蓮三寸，走起路來，妖妖嬈嬈，非常好看。只為丈夫遊蕩好賭，堂上翁姑孀子欺媳，時加虐待，弄得她存身不住，不得已溜到間壁小沙四面前，和他商量脫離夫家的方法。小沙四暗暗歡喜，說了一派花言巧語，連夜帶著她逃到馬九租賃的屋子裡。馬九著實安慰了一番，叫她暫且住下，等有了機會再想別法。金氏只道他是好心援手，唯唯答應，一住便是兩個月光景。馬九探得邱大郎四處找尋不見，耗去了不少川資，現已置之度外，馬九便向金氏說道：「現在你有出頭日子了，你的丈夫找得麻煩極了，情願拋棄不找，你自後每日到外邊去走走，如遇見有錢的人將他勾引上了，少不得自有你的受用。遇見不合意的，便可馬上撒手；如遇見情投意合的人，由你自行選擇改嫁。不過在此時期以內，你不能算是邱大的妻室，暫時只好算是我的家眷，好瞞過別人的耳目。你心下如何？」金氏到此，本也無可如何，又受了他許以擇配的一句話，便信以為真，一口答應，從此就甘心替他做瘦馬。一般急色兒上當的，著實不少，馬九詐得銀錢，也不問可知。不料事機不密，傳入邱大郎耳中，親自前來探視。虧得金氏眼快，遠遠望見丈夫走來，馬上一溜煙逃到馬九面前，急得面如土色的說道：「邱大郎找來了！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馬九一面吩咐徒弟帶金氏從後門走出，寄頓在就近徒弟家中，自己向前門口走來，正遇邱大郎探首入門。不料馬九虎吼也似的奔來，高聲罵道：「打不死的賊囚！上次我家失竊，細軟衣服，偷得精光，你如今卻又來了。」說時一把胸脯拖住，不由分說，一陣拳打腳踢，打得邱大郎極叫饒命！馬九就強逼他書寫筆據，永遠不踏到這裡，倘若再來，情願打死。署名簽押，遞給馬九收藏，馬九就將他放走。

邱大受了這一頓屈打，心中冤憤異常，記清門戶，一蹺一拐走到堂叔邱鬆海家裡，嚎啕大哭，把上文的經過，一五一十訴說了一遍。那鬆海是當經書的，也是地方上兜得轉的人物，聽了大郎一席話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打狗要看主人面，你是我的堂姪，江陰地方，哪個不曉得，誰敢欺侮你！你在黃山北麓石橋北塊第一家被毆，諒他們一時不會搬移，待我替你報仇泄恨，把姪媳搶回來。他們如敢頑抗，整備和他打官司，縣前人人熟悉，不見得會吃虧的。」說罷，含怒出門，招集當地的游手好閒，先到菜館中請他們喝酒，在席上說明大郎被打的始末情形，並請各朋友幫忙復仇。當下有流氓頭腦鐵掌關衝說道：「令姪失妻被打，我們理當相助，但是對方是個什麼樣人，必先查個明白，方可動手。」鬆海接口道：「不知哪位老哥願意去打聽？」

話聲未絕，飛毛腿蘇七應聲願往。林海忙向他拱手道：「有勞七哥，速去速來，散席後好去復仇。」七哥應聲理會得，移步逕出菜館而去，隔不多時，蘇七奔得額汗盈盈，回到席上，向鬆海說道：「那家是京口糧船幫頭馬九的房屋，聽說有只瘦馬在內，雙十年紀，面容美麗，一般急色兒趨之若鶩，馬九靠著她詐得不少金錢。」鬆海歎息道：「這個必是我們堂姪媳，身墮火坑，全仗眾位大力，將她救出。」關衝接口道：「光棍不說無理話，馬九誘拐令姪媳，強逼乾這勾當，馬九罪有應得。

我們仗義相助，把令姪媳救回來，是非自有公論。姓馬的決不敢恃蠻爭奪。至於打架復仇，結果兩敗俱傷，還怕令姪媳乘間逃遁，卻有些不便。依小弟愚見，還是搶人要緊，復仇只好且作緩圖。」鬆海接口道：「當然以搶人為先，能夠使令姪破鏡重圓，感激非常！復仇准作緩圖。」於是大家歡呼暢飲，直吃到下午三時，方才散席。

走出店門，關衝就吩咐徒弟孟阿春先去引誘瘦馬。以外眾人，由關衝率領，同著邱氏叔姪，取道向石橋北塊而來。走到石橋上，邱大郎定神觀看，只見老婆正立在門口，與孟阿春談話，忙向關衝使了個眼色，就出其不意，衝到馬九門口。金氏瞧見丈夫奔來，要想轉身逃遁，無如兩手被阿春執住，正在掙脫間，大郎已經趕到，說道：「有勞眾位老哥，相助一臂之力。」

說罷，三四個人動手，拖著金氏，由原路回轉。等到馬九得報，派人追趕，無如早已去遠了。

馬九失此搖錢樹，豈肯干休。隔了五六天，邱鬆海全家於半夜裡被人殺死。那邱大郎預防馬九復仇，早已挈同金氏搬往常州去了！得悉鬆海全家被殺，料必是馬九下的辣手，只因事無佐證，且怕糧幫人多勢大，不敢出頭告狀，當時由地保報官相驗，派差緝凶，沒有屍屬稟催，至今未曾破案。

安福和林恩聽了這一席話，凶首已知是馬九，當下吩咐跑堂取飯食果腹。當夜一宿無話。

次日王、史二人清早起身，盥洗停當，付過膳宿費，即往黃山北麓石橋頭查訪。哪知馬九早已將住屋退租，另由倪姓房客租使，便往京口幫糧船駐泊所在密探。安福和京口幫頭徐德生向無仇隙，並且和馬九素昧生平，只得向近處的土人詢問：一班糧船弟兄們，聚集在哪裡？土人答稱：「望江樓茶坊中的茶客，都是糧船水手，你要找哪一個？到那裡去一問便得。」

安福道聲對不起，就和林恩逕向望江樓而來。

走到店堂裡，只見滿堂都是水手，有的坐在一處碰和，有的坐在一桌談話，不知有無馬九在內，只好擇空桌坐下，向茶博士要兩碗紅茶，等到茶博士走來沖開水，安福借端向他搭談道：「你們這裡地段落得好，靠著糧船歸次，這幾個月多做不少生意！」茶博士答道：「是啊，虧得這班糧船弟兄們，調劑我們做半年好生意，等到重運汛裡，這裡茶客要少去大半呢。」

安福又問道：「京口幫中有個赫赫有名的馬九，你和他認識不認識？」茶博士舉頭一望，伸手指著北壁碰和桌子上說道：「面南背北坐著碰和的，就是九老闆，現在他已經升了副幫頭，手下徒弟約有五六百，聲勢不弱於徐得生老闆呢！你們是不是來找他？」安福答道：「不是的，不過素慕他的聲名，順口問及罷了！」茶博士便到別張桌子上去沖茶。安福即向林恩低低說道：「彼眾我寡，此時動手，非但拿不到，反爾促他遠遁，還是和你到縣裡去添差協拿吧！」林恩點頭稱善，於是付過茶資，移步出茶坊，取道進城。

逕到江陰縣衙門，投文訪謁縣令胡康侯。康侯得報巡撫差官拜訪，連忙出接，迎入花廳，分賓主坐下。林恩就把來意說明，請添派得力快班，同去捕拿凶首。康侯答道：「糧船水手獷悍成性，往往恃眾拒捕，只怕通班捕快不是對手，反被脫逃，還是派人去，設法把馬九引誘到菜館酒肆之中，使他孤立無助，那時擒捉，自然容易，未識尊意如何？」林恩說道：「此法雖好，只怕不上當，而且誘得動他，非與他素識不行。」康侯說道：「敝署中有人與他認識，此事當可勝任。兄弟因為此事，早就留心，屢次想派人誘捕，只因事無佐證，遷延至今。現在既有確據，自當即行拘拿，為地方除害。」林恩也只得稱是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